

王世杰先生與〈寒食帖〉

■ 劉猛

蘇軾〈寒食帖〉誕生之後，屢經轉手，被多人收藏，其後流出國門，為日本私人所有。王世杰先生對於書畫藝術品，好而藏之，又且識其妙。他長於書畫鑒賞，對文物保護念茲在茲；他心繫流落異邦的國寶，託人從日本購回〈寒食帖〉，使國寶得以重光，真乃有心之人。他搶購〈寒食帖〉回來，為藝林史上一樁大事，他是藝林史上一大功臣。

蘇軾（1037-1101）〈黃州寒食詩〉卷（圖1，以下簡稱〈寒食帖〉），紙本長卷，被稱為繼〈蘭亭序〉、〈祭侄文稿〉之後的「天下第三行書」，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。此帖自誕生之後，屢經轉手，被多人收藏過，並曾流出國門，為日本私人所有。王世杰先生（1891-1981）嗜好書畫，對寶帖念念不忘，二戰後托人打聽，購回中土，國寶因此得以重光。當其時，王氏公務纏身，尚念海外國寶，真可謂千古有心之人。

王世杰與書畫結緣

王世杰與書畫藝術品結緣，可以追溯到1936年。按照規定，教育部長是故宮博物院（簡稱「故宮」）的當然理事，因為這樣的機緣巧合，王世杰在教育部長任內與故宮結緣。那一年他以教育部部長的身份主持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，接觸中國傳統書畫，

涉獵之後「於歷代名畫法書，漸感興趣」，¹並逐漸接近癡迷的程度。當時故宮文物收藏在南京，借此地利，他有時在公務之餘抽空到故宮去看書畫，由院長馬衡（1881-1955）陪著，「看一個上午，就在博物院用午飯，馬院長備菜肴，雪公備酒，與參加人員一起吃一頓飯，然後散去」。²

王世杰不但賞閱書畫藝術品，也開始購買收藏書畫。他收藏藝術品，「既非雄於資，亦不以收藏家自期許，而因別無嗜好使受消耗之累，乃更矢志節其酬應之資，生活之費，以期歲置三數卷軸，供暇時之清賞者」。³購買書畫藏品成了王世杰日常生活中的一項重要開支，他曾經以重價收購許多名書畫，抗戰期間所購書畫的花費，少則上百元，多則兩千元。（《王世杰日記》上冊，1937年1月23日、28日、5月6日、6月14日、8月26日、1938年1月30日條）二戰期間及二戰以後，他因公務活動



圖1 北宋 蘇軾 書黃州寒食詩卷（簡稱〈寒食帖〉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來往歐美日諸國，「爾時中國書畫，在世界藝術品市場，殊為冷落。在法日兩國，幾于無人收蓄。余因獲以最廉之值使曾經流入國外之三數名跡，重返祖國。此為余生平快意之一事」。（王世杰，〈藝珍別集序言〉，頁303）

王世杰對於書畫鑒賞頗具心得，他認為評判中國畫離不開對中國文化的瞭解，「審定一幅畫的美惡，不只要瞭解畫的技術，並須瞭解中國思想，中國歷史，乃至中國詩——無聲詩為中國畫的別稱。否則覽者便難深切理會作者的寄託」。⁴對於中西畫藝的主要差異，王世杰認為不在透視、物體比例等技術問題上，也不在所用工具上；而在於作畫的主旨，或者說動機上：「中國畫家喜抒發其愛好自然之情；其作畫主旨大都在予閱者以寧靜恬逸。西畫則大都在予閱者以刺激；其與中畫主旨相近者殆為例外。」他認為中國畫以這樣的特質在世界畫藝中佔據特殊地位。也因這樣的特質，中國畫顯現其重要的功能：「倘吾人於書室中，置中國名畫數事，無論所圖者為山水，為花鳥，為釋道人物，或為歷史故事，吾人於清晨或傍晚倦之時，入此室中，作短時欣賞，將立忘其煩惱勞碌，而有心曠神怡，離塵境而與天遊之感。」（王世杰，〈故宮名畫三百種導言〉，頁297-298）與這種認識有關，王世杰欣賞的名畫，「大致以畫風疏淡者為多，並不喜歡踵事增華的一路」。⁵

在古代，書畫被一家一姓所收藏壟斷，常常秘不示人；現代社會，緣於拍攝出版等

技術的發達，書畫不再像以前那樣專屬於富有之人，常人也得以欣賞。王世杰認為，「現代生活，常使吾人心神張而不弛，而有待於美術的調節。中國畫不只是有閒階級消遣歲月之良伴，並且是現代忙人所必需的精神食糧」。

（王世杰，〈故宮名畫三百種導言〉，頁298）王世杰沒有其他嗜好，把書畫當作精神食糧，在工作疲勞事務冗繁之時，常常借書畫派遣煩悶，面對名畫「賞玩半日，近日鬱悶均消，神為之爽」。（《王世杰日記》上冊，1942年9月23日條）

王世杰「收藏字畫並不是為子孫積產，他希望能盡力收集流失民間及海外的珍品，將來捐贈給博物館，供萬人觀賞」。⁶他自謂收藏文物不過是「為國家社會暫保存之也」，（《王世杰日記》上冊，1937年1月28日條）因為私人的能力與壽命終究不如公有文物保存機關，「收集後，經過相當研討時期，終以貢獻其收蓄於適當之博物院館為最合理」。（王世杰，〈藝珍別集序言〉，頁303）因此，王世杰提倡私人捐獻。1973年初，他以故宮博物院「明清之際」畫家作品缺少之故，將多年收集的八大山人（1626-1705）、石濤（1642-約1707）等人的作品暫存故宮，並於滿五年後捐贈該院。（《王世杰日記》下冊，1978年7月20日條）

王世杰對藝林的貢獻，不僅在自己收藏，還在於文物保護和藝術宣傳。卸任教育部長後，王世杰仍然被聘為故宮博物院的理事，「固然是因為他的資望與才幹，國家不能不藉他，而他對於文物的興趣與研究，更是重



要的原因」。(那志良,〈王雪公與故宮博物院〉,頁11)他對故宮博物院的事務,對中國文物的保護,不遺餘力。故宮文物赴英、赴蘇聯展覽,他都有所參與;戰時故宮文物西遷,他殷殷關懷,擔心文物的安全。抗戰期間,他擔心國寶外流,曾與羅家倫(1897-1969)談及中國歷代名畫的最大收藏者上海龐萊臣(1864-1949),「欲以公家之力購其全部收藏,以免他日為外人所得」。(《王世杰日記》上冊,1939年10月24日條)

故宮博物院遷臺後,在修建北蒲倉庫、編輯故宮法書和名畫分輯出版、故宮文物赴美展覽、開鑿山洞儲存重要文物、建造外雙溪新館等主要事項上,王世杰都參與其中,出力甚多。到臺後,他的閒暇時間較以前為多,所以把很多精力投入到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上。鑒於時局動盪,他認為應以保障文物安全為第一義,「深望政府當局與現時故宮博物院同人,其念故宮文物的重要,與故宮博物院三十年奮鬥的艱苦,對於遷臺文物,愈益注意其安全,加意其維護,不使蒙受一切可避免的危險。」直到去世前,他還對文物保護念茲在茲,「於病篤入院後,當故宮

管理委員會召開第八屆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時,猶轉托另一位委員杭立武先生,提案促請博物院加意維護文物之安全」。⁷

王世杰積極推動藝術品宣傳,將中國文化發揚光大。他先後選輯故宮所藏書畫精品,主編成為《故宮名畫三百種》(六冊)、《故宮法書》(連續出版多輯)。編印《故宮名畫三百種》時,選件、編輯,及譯成英文等工作都由王世杰主持;而且編印此書的費用是向臺銀告貸售後,再分期歸還本息,未嘗花費公產。⁸後來,他鑒於民間私人收藏的書畫藝術品不易被公眾看到,搜羅多人收藏編成《藝苑遺珍》(名畫五冊,法書二冊),以利傳播;還將自己多年搜集收藏的書畫編為《藝珍別集》、《藝珍堂書畫》,公開出版,供欣賞和研究之用。

〈寒食帖〉隨時空流轉

元豐二年(1079),蘇軾因「烏臺詩案」繫獄,五月後逃過死劫,授「檢校水部員外郎、黃州團練副使、本州安置、不得簽書公事」,被貶黃州。在黃州,他開始了閒散清貧的生活。元豐五年三月寒食節的雨天,蘇



圖2 〈寒食帖〉局部 寒食詩二首

軾觸景生情，寫下〈寒食詩〉二首，這便是〈寒食帖〉上的兩首詩。（圖2）帖文如下：

自我來黃州，已過三寒食。年年欲惜春，春去不容惜。今年又苦雨，兩月秋蕭瑟。臥聞海棠花，泥污燕支雪。闇中偷負去，夜半真有力，何殊病少年，病起頭已白。

春江欲入户，雨勢來不已。小屋如漁舟，濛濛水雲裡。空庖煮寒菜，破灶燒濕葦。那知是寒食，但見烏銜紙。君門深九重，墳墓在萬里。也擬哭途窮，死灰吹不起。

右黃州寒食二首。

蘇軾這幅字，運筆變幻，行止自如，揮灑淋漓，天格自高，所書之字既有「石壓蝦蟆」，又有「樹梢掛蛇」，實屬藝術佳作；加之蘇軾「渾涵光芒、雄視百代」的文人身份，帖以人重帖益重，成為文人字的代表，蔚為無上珍品。

其後，〈寒食帖〉命運多舛，歷經各代，經多家收藏。⁹大約乾隆十年（1745）前後，〈寒食帖〉入內府，乾隆帝（1711-1799）倍極喜愛，書「雪堂餘韻」於卷首，並將其刻入三希堂法帖。（圖3）

咸豐十年（1860）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，〈寒食帖〉散落人間，先後為馮展雲（生卒不詳）、裴景福（1854-1924）、盛昱（伯熙，1850-1899）所有。¹⁰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有人將此卷帶至武昌，給張之洞（1837-1909）看，南皮歎為觀止，認為海內第一；並召端方（1861-1911）、梁鼎芬（1859-1919）、馬貞榆（生卒不詳）、羅振玉（1866-1940）同賞。盛昱死後，所藏珍寶被養子善寶（生卒不詳）斥賣，〈寒食帖〉為其中之一。¹¹1912年〈寒食帖〉被完顏景賢（字朴孫，?-1927）收得。1917年直隸大水，是年冬，北京士紳開辦書畫展覽會，以售入場票所得賑濟災民，〈寒食帖〉參加此次書畫展覽會。

1918年，顏世清（1873-1929）從完顏景賢處購得此卷。（圖4）1922年，顏世清攜帶〈寒食帖〉游日本江戶，被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以六萬元重金收購。（1973年，日本書畫商原田悟郎在採訪中談到：「〈寒食帖〉是他費力帶回日本的。帶回日本後，誰都不想要，價錢也過高了，所以找到菊池惺堂。菊池惺堂考慮了一天後，收購了〈寒食帖〉。」這段口述歷史，錯誤頗多，與很多記載矛盾。大概是



圖3 〈寒食帖〉局部 乾隆書「雪堂餘韻」



圖4 〈寒食帖〉局部 顏世清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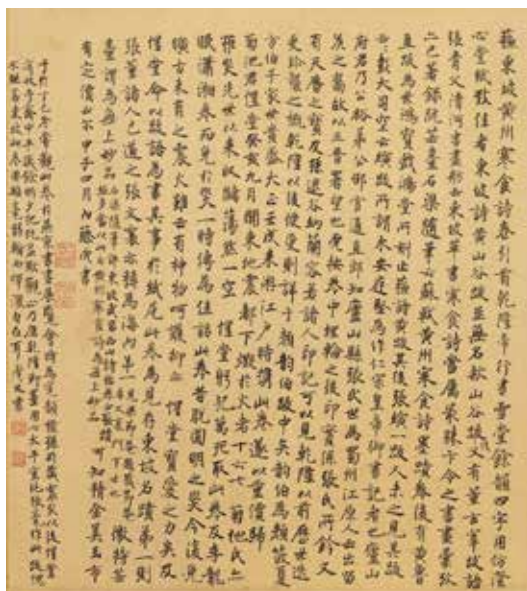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| 〈寒食帖〉局部 內藤湖南跋

因為過了幾十年，原田悟郎的記憶出現了偏差。）¹²自此，〈寒食帖〉飄零海外，遺落他邦。

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，菊池氏冒死攜出〈寒食帖〉，後存內藤湖南（內藤虎次郎，1866-1934）處約半載。1924年，內藤氏在〈寒食帖〉上題寫兩跋，一則關於該帖經歷，另一則關於自己和〈寒食帖〉的淵源。（圖5）其後約月餘，此帖被人帶來天津，羅振玉再次得見〈寒食帖〉（〈寒食帖〉的這次流動頗令人疑惑。羅振玉跋明言「甲子仲夏」於「津沽」、「重觀此卷」，不可能幾處同時筆誤。然而，菊池惺堂將〈寒食帖〉從內藤湖南處取回後，帶至天津何為，令人費解），於卷末題跋。（圖6）

這之後〈寒食帖〉易主為阿部房次郎（1868-1937）所有。¹³丙子（1936）農曆臘月十九，日本京都舉行紀念蘇軾誕辰九百周年的「壽蘇會」，〈寒食帖〉與蘇軾書〈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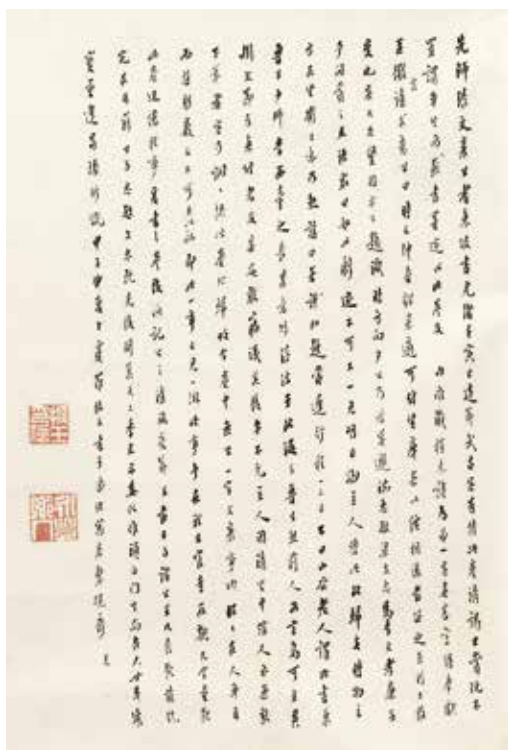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| 〈寒食帖〉局部 羅振玉跋

太白詩仙卷〉（同為大阪阿部所藏）同室展覽。¹⁴二戰後期的1944年到1945年，盟軍轟炸日本，〈寒食帖〉度過劫波，安然無恙。

王世杰與寶帖相遇

1948年1月22日，王世杰心繫流落異邦的國寶，在日記中寫到：

日本私人所收藏之中國書家名跡為王獻之〈地黃湯帖〉、顏魯公〈自書告身帖〉、蘇東坡〈寒食帖〉（有黃庭堅跋）、米襄陽〈樂兄帖〉。王、顏兩帖聞已入日本博物館，蘇、米兩帖尚可收購，予因託友人試為收買。（《王世杰日記》上冊，1948年1月22日條）

此後〈寒食帖〉真的被收購回來，事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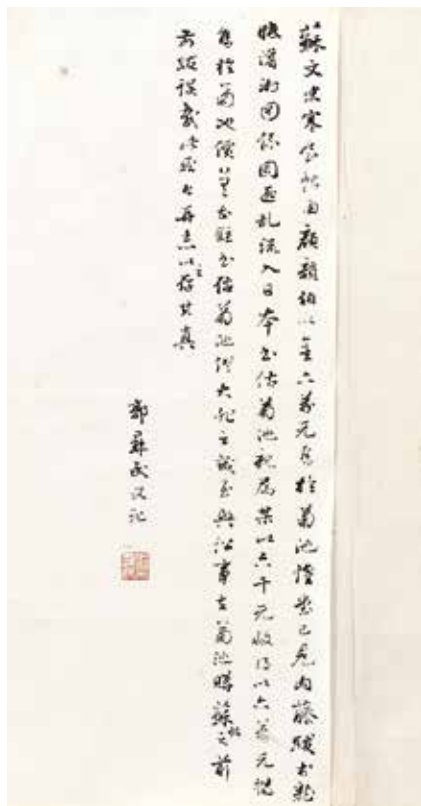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| 〈寒食帖〉局部 郭彝民跋

發生在 1948 年初到 1950 年下半年之間，具體時間已不可考；相傳以三千五百美元買得。¹⁵ 王世杰所托的「友人」是誰不得而知，可能托了一個人，也可能托過多個人；但最後幫他買到〈寒食帖〉的是郭彝民（1895-?）。¹⁶

郭彝民，別號則生，長期服務於外交界，抗戰前曾任中國駐臺灣總領事，戰後在中國駐日代表團工作。¹⁷ 王世杰買到〈寒食帖〉後，大概因為時局原因，在郭彝民處存放了一段時間，在這段時間裡他得以研讀長卷，並在上面題了兩段跋文，後一段跋文曰（圖 7）：

蘇文忠寒食帖。由顏韻伯以金六萬元售于菊池惺堂。已見內藤跋。李龍眠瀟湘圖。系團匪亂流入日本書估。菊

池親屬某以六千元收得。以六萬元轉售于菊池。價差甚。書估菊池俱大非之。幾至興訟。事在菊池購蘇帖之前。前跋誤載此段。今再志。以之存其真。

郭彝民又記。

這段跋文，說明了兩個重要資訊：第一，〈寒食帖〉由顏世清以六萬元售給菊池惺堂；第二，揭示了〈瀟湘臥遊圖〉流入日本的較為確切時間——在拳亂之際；並因售賣幾起訴訟。這段跋文，談的大多是〈瀟湘臥遊圖〉的事情；以往很多研究者因句讀點錯，導致雲裡霧裡，認為其矛盾、錯亂、與前面的跋文衝突。

前一段跋文大概是寫在另紙上浮貼上去的，已經被撕去。（其實，後跋也是先寫在紙上，然後貼上去的）從後跋中可以看出，前跋有錯誤，所以這前跋極有可能是郭彝民寫完後跋自己撕去的。¹⁸

大概在 1950 年底，〈寒食帖〉由日本運至臺北。1951 年 1 月 5 日，王世杰約好友羅家倫同賞，羅家倫在日記中有載：

在雪艇處得見東坡黃州寒食帖墨蹟，新自東京帶來者，為一希世之寶。……此件曾藏日本阿部次郎家，阿部已死，其家人新售出。（羅久芳、羅久蓉編輯校注，《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》，頁 490）

王世杰對〈寒食帖〉十分珍愛。在〈寒食帖〉上，他鈐蓋了多方印章，有「雪艇圖書」、「雪艇王世杰氏為藝林守之」、「東湖長」、「王世杰印」、「雪艇」、「王雪艇氏欣賞之章」，有的印章字同字體不同，有的印章字同朱白有異，總共十幾方。據其女兒說，他的「雪艇王世杰氏為藝林守之」印章，只蓋在他認為最珍貴的字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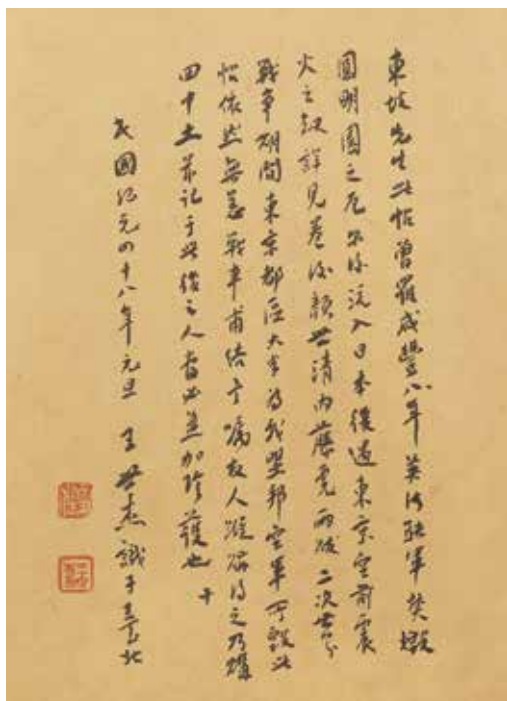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《寒食帖》局部 王世杰跋

1959年新年，王世杰再讀長卷，逸興遄飛，欣然命筆，題跋於後，跋曰（圖8）：

東坡先生此帖。曾罹咸豐年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之厄。爾後流入日本。復遇東京空前震火之劫。詳見卷後顏世清內藤虎兩跋。二次世界戰爭期間。東京都區大半為我盟邦空軍所毀。此帖依然無恙。戰事甫結。予囑友人蹤跡得之。乃購回中土。茲記於此。後之人當必益加珍護也。

民國紀元四十八年元旦 王世杰識於臺北。

1970年之際，分別有人以美金四萬元、五萬元、十萬元、十五萬元向王世杰收購〈寒食帖〉，都被他堅決的、斷然的拒絕了，他「無意出售，任何價款均不在餘之考慮中」，「余之藏書畫，決不欲以此圖利」。（《王世杰日

記》下冊，1970年1月26日條、1970年6月25日條、1973年5月26日條）

收歸己有後，王世杰並未藏之高閣，秘不示人；他積極宣揚中國藝術，允許日本設備完備的彩印公司「學習研究社」制印〈寒食帖〉複本售賣；還「慨然應允」日本東京堂借印〈寒食帖〉。1977年之際，他還與日本二玄社合作，印製他所藏的書畫，集成《藝珍堂書畫》，印製藏品中大概也包括〈寒食帖〉。

1981年4月21日，王世杰在臺北市病逝。據蔣復璁說，王雪公生前曾有意將〈寒食帖〉捐獻故宮博物院，但到逝世前，其他的收藏捐了不少，〈寒食帖〉尚藏家中。¹⁹其後又有日本人來高價收買〈寒食帖〉，王氏後人顧及雪公理念，不忍國寶再次流出。1987年2月，故宮博物院以專案專款收購〈寒食帖〉，這件瑰寶經歷一百二十餘年的時空流轉，終於再次回到故宮。²⁰

結語

在八百多年的時間裡，〈寒食帖〉四方流轉，經幾十人之手，上鈐印章百方以上；它屢經大難，從圓明園之劫到京師質庫大火，從日本關東大地震到盟軍轟炸東京，總能安然無恙，日月重光，能不信文物有靈乎！

〈寒食帖〉的流轉史，亦是一部中國文化的變遷史。千里馬需有伯樂，文物豈不需要賞識之人乎！王世杰乃有心之人，他搶購〈寒食帖〉回來，為藝林史上一樁大事，他為藝林史上一大功臣。

王雪公的一生，立功立德立言，不僅在學術、教育、政治外交等方面成績卓著，還在藝術品鑒賞方面具有很深造詣，在藝術品收藏與宣傳方面貢獻良多。林定正在《步輦

圖》中所書跋文言，「絕藝信有之也，而好之者少；好者有之，而藏之者少；藏者有之，而識之少。公好而藏之，而又且識其妙，不亦今之博古者乎。」從〈寒食帖〉的例子來看，這話形容王雪公，也是再恰當不過的了。

寫作本文時曾電郵諮詢國立故宮博物院〈寒食帖〉從王世杰後人處轉至故宮博物院的經過，故宮博物院書畫處提供了《典藏·古美術》上的兩篇論文作為參考，謹致謝忱。

作者為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講師、法學博士

註釋

1. 王世杰著，林美莉編輯校訂，《王世杰日記》上冊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2），1937年1月3日條，頁6。
2. 那志良，《王雪公與故宮博物院》，收入朱傳譽主編，《王世杰傳記資料》（一）（臺北：天一出版社，1985），頁12。故宮遷臺後，他習慣未改，當時故宮的文物暫時安放在臺中，王世杰「偶然得閒，專程遠赴臺中，於鄉間小住半日，藉以觀賞故宮藏畫」；參見潛齋，《雪艇先生與故宮文物二三事》，收入朱傳譽主編，《王世杰傳記資料》（一），頁26。
3. 王世杰，《藝珍別集序言》，收入國立武漢大學旅臺校友會編，《王世杰先生論著選集》（臺北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，1980），頁303。
4. 王世杰，《故宮名畫三百種導言》，收入國立武漢大學旅臺校友會編，《王世杰先生論著選集》，頁296。
5. 許倬雲，《追念王雪艇先生》，收入朱傳譽主編，《王世杰傳記資料》（一），頁30。
6. 王秋華，《回憶我的父親王世杰》，《湖北文史》，2009年2期，頁163。
7. 索潛齋，《雪艇先生與故宮文物》，收入朱傳譽主編，《王世杰傳記資料》（一），頁7。
8. 參見那志良，《王雪公與故宮博物院》，收入朱傳譽主編，《王世杰傳記資料》（一），頁12；索潛齋，《雪艇先生與故宮文物》，收入朱傳譽主編，《王世杰傳記資料》（一），頁6-7；潛齋，《雪艇先生與故宮文物二三事》，收入朱傳譽主編，《王世杰傳記資料》（一），頁26-27。
9. 關於〈寒食帖〉的流傳詳細過程，可參見傅申，《天下第一蘇東坡——寒食帖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9期（1984.10），頁76-85；陳階晉，《〈寒食帖〉漂流記》，《中華遺產》，2004年2期，頁112-117。
10. 參見裴景福，《壯陶閣書畫錄》上，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6），卷3，頁107。
11. 參見鄧之誠著，鄧珂點校，趙丕傑整理點校，《骨董瑣記全編》，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292。亦可參見陳階晉，《續追〈寒食帖〉中的謎點——羅振玉題跋中的「客」與「郭軀」？》，《典藏·古美術》，297期（2017.6），頁157-158。
12. 參見鶴田武良著，蔡濤譯，《原田悟郎先生訪談——大正、昭和初期中國畫藏品的建立》，載范景中等主編，《美術史與觀念史》，第13、14輯（南京：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3），頁558。衣若芬教授亦曾對原田悟郎的訪談進行辯正，參見衣若芬，《可愛者不可信》，《聯合早報》
<http://www.zaobao.com/zlifestyle/culture/story20170708-777364>（檢索日期：2017年11月29日）。
13. 羅家倫日記載王世杰從阿部家人手中收購。黃天才先生半信半疑，頗疑王世杰告訴羅家倫時口誤，但王世杰似不可能犯此種低級錯誤也。參見羅久芳、羅久蓉編輯校註，《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9），頁490；黃天才，《天公證實——關鍵人郭則生，就是郭彝民！——獨家首曝〈寒食帖〉日臺流傳的相關焦點人物》，《典藏·古美術》，230期（2011.11），頁196。
14. 參見傅申，《天下第一蘇東坡——寒食帖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9期（1984.10），頁85。〈李太白詩仙卷〉為大阪阿部氏所藏，〈寒食帖〉也為阿部所藏的話，兩寶同室展出較易實現；這或可算作〈寒食帖〉為阿部所有的旁證。
15. 據聞《雪艇書畫錄》載：「蘇軾《寒食帖》卷，卅九年十二月，美金3500元」，轉引自達摩、蔡登山，《寒食節到了，如何讀懂〈寒食帖〉這個著名的帖子》，《南方人物周刊》<http://wemedia.ifeng.com/11828793/wemedia.shtml>（檢索日期：2017年12月26日）。但此處所記1950年12月，應該是〈寒食帖〉運抵王世杰之手的時間。也有人說是3200美元購得；參見黃天才，《發現「則生郭彝民題」——再敘〈寒食帖〉回臺焦點關鍵人》，《典藏·古美術》，232期（2012.1），頁121。
16. 有張大千的話為證，參見黃天才，《天公證實——關鍵人郭則生，就是郭彝民！——獨家首曝〈寒食帖〉日臺流傳的相關焦點人物》，頁195；黃天才，《發現「則生郭彝民題」——再敘〈寒食帖〉回臺焦點關鍵人》，頁120-121。
17. 參見黃天才，《政壇裡的獨介書生——從葉公超的一首中文古體詩談起》，《名作欣賞》，2011年13期；黃天才，《天公證實——關鍵人郭則生，就是郭彝民！——獨家首曝〈寒食帖〉日臺流傳的相關焦點人物》，頁192-197。此人其後還經常幫羅家倫收買、裝裱書畫，參見羅久芳、羅久蓉編輯校註，《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》，頁536、580、626、627、685。
18. 黃天才先生認為是王世杰撕去的，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。參見黃天才，《天公證實——關鍵人郭則生，就是郭彝民！——獨家首曝〈寒食帖〉日臺流傳的相關焦點人物》，頁198。然以郭彝民非書家，且幫別人收買，竟在屬於他人的如此寶貝的長卷上連題兩跋，豈不過分乎！
19. 參見傅申，《天下第一蘇東坡——寒食帖》，頁85。
20. 參見陳階晉，《自我來江戶，已過65寒食——1922～1987蘇東坡〈寒食帖〉自東瀛回歸臺北故宮之經過》，《典藏·古美術》，229期（2011.10），頁221。